

何天行著

楚辭作於漢代考

中華書局印行

何天行著

楚辭作於漢代考

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三十七年四月發行
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



楚辭作於漢代考（全一冊）

◎

定價國幣三元六角

（郵運匯費另加）

著者何天行

發行人李虞杰
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
印刷者
上海澳門路八九號
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
發行處
各埠中華書局

（一三六四七）

自序

楚辭作於漢代考一書，原名楚辭新考，余十年前之舊作也。民國二十年秋，適九一八事變之際，余負笈吳淞中國公學大學部，時於顧君誼先生名處受中國文學史。余於先秦諸籍作者，頗滋疑竇，而於楚辭一書尤甚，輒思考索而釐訂之。每有所惑，無所折中，則就教於顧先生，先生亦樂予獎誘，乃益哀集諸書，稍加掣勘，遇有所見，即爲敍錄。稿成，欣欣焉求政於顧先生，先生愈然喜，以茲編致足自樹新解，特爲轉介於蔡元培先生。余若得雋而返，復至中央研究院謁蔡先生，蔡先生留稿匝月，深致嘉勉之意，余感媿交併，初固躊躇，至是乃稍稍自信矣！蔡先生復爲作書介於北平顧頡剛先生，適頡剛先生有南來之訊，遂留書未發。後君誼先生將赴平，主某大學校務，未成行而遽以疾卒。今蔡先生遺書猶存篋中，而君誼先生逝世已逾十年，及今思之，吾於蔡顧二先生勗勉之忱，猶不勝眷眷焉！

民國二十六年秋，余執教滬濱，友人衛聚賢先生見此稿，慫恿付梓，余期期未敢言可，堅擬鐫之，以俟他日之改定。衛先生固欲代爲刊行，盛意可感，乃合資暫印百本，以與諸友好商榷。書甫成而八一三事起，京滬杭相繼棄守，余隨家避亂浙東，翌年間道來海上，至太平洋戰事爆發，復又去滬，轉輾流徙者，前後數年。三十三年道出建陽，於友人處聞徐中舒先生亦嘗有九歌考證一文，斷九歌爲漢代之作，惜余未得見徐先生原書，惟其說與余不謀而合，意必有可啓發之處。余前書印數本有限，且印成後即喪失無餘，乃復請於中華書局正式刊行，並更名曰楚辭作於漢代考——余於此數年來，因戰事影響，故閱寥落，廬舍蕩然，戰前所藏書籍，亦盡付東流，當此書付印之期，回憶前塵，實不禁感慨系之矣！

今此書內容，十九仍爲原作。昔梁啓超先生嘗謂：「疇昔不認爲史蹟者，今則認之；疇昔認爲史蹟者，今或不認。舉從前

棄置散佚之跡，鉤稽而比觀之；其夙所因襲者，則重加鑑別，以估定其價值，如此則史學立於真的基礎之上，而推論之功，乃不致枉施也。」余於楚辭一書，固亦有此感；尙希世之博雅君子，幸垂教焉！

此書承金兆梓先生指示多處，於此敬致謝忱。

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三十日摩什何天行自序於西湖文瀾閣

楚辭作於漢代考目次

自序

一、緒論 楚辭的意義及起源·····	一
二、楚辭傳說的檢討·····	八
三、傳說與史實之對演發展·····	二〇
四、離騷新證·····	三二
五、九歌作於漢代諸證·····	七五
六、九章以下各篇的時代·····	一〇〇

楚辭作於漢代考

一 緒論 楚辭的意義及起源

「楚辭」（辭或作詞）這個名詞，二千年來，一般注家，都沒有確切的解釋；其中闡明「楚辭」的意義的，祇有宋人黃伯思說得最好：

「屈宋諸騷，皆書楚語，作楚聲，紀楚地，名楚物，故可謂之楚辭。若「些」「只」「羌」「蹇」「紛」「侘傺」者，楚語也；悲壯，頓挫，或韻或否者，楚聲也；沅湘、江潭、修門、夏首者，楚地也；「蘭茝」「荃蓀」「蕙若」「芷蘅」者，楚物也。」（直齋書錄解題引黃氏翼）

（瀝序）

黃氏之說楚辭中包含楚語楚聲，最爲切要。依據此說，可知「楚辭」無疑是以楚語、楚聲所構成的一種文學作品。我爲什麼要這樣說明呢？因爲：

（一）有人把「楚辭」的產生，和「楚辭」的編定成書，常常混而爲一，以爲「楚辭」是成書後的專稱。西漢時是還沒有這種名稱的。其實，「楚辭」這個名詞，在班固以前便已成立了。

（二）因「楚辭」一名容易誤解爲專書，不但對於「楚辭」產生的時代混淆不清，而且對於現存的楚辭章句中的篇數和內容，也容易無從區別其真僞。

由於這兩種原因，我們先要認識「楚辭」的發生，和「楚辭」究竟是什麼東西。

「楚辭」是秦漢時代楚地一帶的詩歌。當西曆紀元前五世紀時，南方的楚人逐漸擴張，開拓了中國南部的疆域，並伸展其勢力於早就由殷人開拓出的長江北部；北方周人的地位，幾乎全被楚人所替代了。至楚人的漢高祖平定中國時，那時不但長江流域全入楚人的版圖，而且一直擴展到黃河流域。這時期裏面所產生的以楚人的語言文字所寫的詩歌辭賦，我們便認為是「楚辭」的起原。

但照歷來文學史家的意見，都認「楚辭」是戰國時代的作品，是漢代的辭賦之祖。我以為「楚辭」實是漢代辭賦的總稱，決不是春秋戰國時的作品。近人章太炎國故論衡明詩篇云：

「漢世自賈生惜誓，上接楚辭，鵬鳥亦方物卜居，而相如大人賦，自遠游流變。枚乘又以大招，招魂，散為七發。其後漢武帝悼李夫人，班婕妤好自悼，外及淮南，東方朔，劉向之倫，未有出屈，宋，唐，景之外者也。」

「屈宋唐景」是否確有其人，以下將作詳細考證；至漢代辭賦的出於楚辭，似早已為一般人所公認。按史記張湯傳及前漢書朱買臣傳王褒傳載：

「朱買臣以楚辭與嚴助俱幸，侍中，為太中大夫，用事。」（史記張湯傳）又漢書地理志作吳有嚴助，朱買臣貴顯，文辭並發，故世傳楚辭。」

「會，昌子嚴助貴幸，薦買臣，召見，說春秋，言楚辭，帝甚悅之。拜買臣為中大夫。」（前漢書朱買臣傳）

「宣帝時，徵能為楚辭，九江被公召見誦讀。益召高材，劉向，褒等待詔金馬門。……太子喜，褒所作甘泉賦，令後宮貴人皆誦讀之。」

（註一）（前漢書王褒傳）

這裏所謂「楚辭」，其實就是當時的「楚聲」。西漢是楚聲風靡的時期。從秦末項羽作垓下歌，士兵亦好為「楚聲」，

已開楚聲風靡之先。漢初劉邦還沛時所作大風歌（三侯章）以及一般卿相的模擬之作，「楚調歌詩」差不多成爲這時期文學的唯一特點。不但漢初的詩歌大都屬於楚聲，便是較後的樂府詩歌，也多半屬於「楚聲」——「楚辭」——的範圍。（註二）

當時因代表楚人的政治勢力的擴展，和帝王及貴族的嗜好，策源於江淮流域的楚聲，就隨著流行於黃河流域。試按班固漢書中所稱「楚辭」就是用當時已有的一種名詞，來指未能確定他是某一篇，或某一種的辭賦而言。故漢志中有「言楚辭，徵九江被公誦讀」，在王褒傳所載的甘泉賦和洞簫頌，亦可令後宮誦讀，由此可見楚辭與賦，顯然是一物的異名，並不是指著那一部編定的專書。這種在西漢時被「好楚聲」的帝王所「俳優畜之」的辭賦家，也便是漢志所稱「登高能賦，可以爲大夫」的人。因此我敢假定漢書所謂「楚辭」並不是專指離騷或九歌這類作品。我們若明白了「楚辭」一名的意義，班固的話便無從索解了。

至創用「楚辭」爲專書的名稱者，最早似出於劉向。按王逸楚辭章句敘云：

「逮至劉向，典校經書，分楚辭爲十六卷。」

又按九通分類總纂楚辭十七卷項下引鼂公武郡齋讀書志云：

「後漢校書郎王逸叔師注……劉向典校經書，分爲十六卷。」

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：

「余按楚辭，劉向所集，王逸所注。」

紀昀四庫提要說得更明確：

「哀屈宋諸賦，定名『楚辭』，自劉向始也。」

可見「楚辭」一名，確是劉向所立。而且哀集楚辭亦始於劉向，我們現在所傳的王逸楚辭章句本，則並不全同於劉向的範圍。按章句釋文次序：

離騷第一	九辯第二	九歌第三	天問第四	九章第五	遠遊第六	卜居第七
漁父第八	招隱士第九	招魂第十	九懷第十一	七諫第十二	九嘆第十三	哀時命第十四
惜誓第十五	大招第十六	九思第十七				

這目次中第十三九嘆是劉向所作，那末十三以下四篇，也明是劉向以後的作品，大約是王逸加上的。王逸在解釋「憎愷愉之修美」幾句時都很詳細，在註解哀郢時却說：「此皆解於九辯之中。」可見以劉向所列的次序為根據的王逸原本，與通行本顯然各異，而通行本又是經後人竄改的。近人鄭振鐸亦說：

「王逸的章句本，雖標明是劉向所定。然班固所說的話，「始楚賢臣屈原，被讒放流，作離騷諸賦，以自傷悼。後有宋玉唐勒之屬，慕而述之，皆以顯名。漢興，高祖王兄子漂於吳，招致天下娛游子弟，枚乘、鄒陽、嚴夫子之徒，興於文景之際，而淮南王安都壽春，招賓客著書，有嚴助、朱買臣，貴顯漢朝，故世傳楚辭。」拿來一看，便覺得不大靠得住，因為班氏去劉向之時不遠，且多讀劉氏之書，如果王逸注本的楚辭乃劉向所編的原書，則班氏所述楚辭作家的姓名，不應與現在所傳的王逸本的楚辭的作家不同。（如無王褒、東方朔之名，而王逸注本却有之。）大約劉向所定的楚辭，必曾為王逸所竄亂增訂過，劉向、王褒諸人的作品，大約也與王逸自己所作的九思一樣，是由他加入的。」（引見鍾敬文楚辭中的傳說和神話）

其實班氏之說亦未可信。按漢書藝文志：「春秋之後，周道寢壞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，學詩之士逸在布衣。而賢人失

志之賦作矣。大儒孫卿，及楚臣屈原，離譏憂國，皆作賦以風，咸有惻隱古詩之義。班氏謂辭賦的起原，由於聘問歌詠之事，尚爲有見；然說孫卿屈原離譏憂國，皆作賦以風，簡直是荒謬了！試問：孫卿何嘗離譏？離騷的作者，亦何嘗出於憂國？實則班固漢書之說，是根據劉向的七略而來。但屈原的傳說應當到西漢時方才萌芽（下文有考證）況且離騷等亦不一定便是離譏憂國的寄託。因此班氏之說，照客觀的看起來是不能確立的。至於辭賦的起原，只有劉勰說得最扼要。他說：「秦世不文，頗有雜賦；漢初詞人，順流而作。」（文心雕龍詮賦篇）又云：「自風雅寢聲，莫或抽緒；奇文鬱起，其離騷哉！」（辨騷篇）這明說辭賦是漢代的作品，漢以前只有秦代的幾篇雜賦吧了。

至於王逸章句中所收班固二序，大約亦是後人的贗品。這兩篇的文字都與漢書不同，說不定亦是王逸所加入。陸侃如楚詞引論：「今按章句，離騷天問後另有敘文，其餘的序都在前面。」（暨南大學中國文學系期刊創刊號）游國恩先秦文學亦說：「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謂王逸注楚辭『序皆在後，例如法言舊本』」則今本章句又必經後人所改，是無疑了！

王逸本來是一個腐儒。史迪史官建置篇曾說：

「觀夫周秦已往，史官之取人，其詳不可得而聞也。至於漢魏已降，則可得而言。然多竊虛號，有聲無實。案劉曹二史，皆當代所撰，能成其事者，蓋唯劉珍、蔡邕、王沈、魚豢之徒耳。而舊史載其同作，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。且叔師研章句，儒生之腐者也。嗣宗沈湎麴蘖，酒徒之狂者也。斯豈能錯綜時事，裁成國典乎？」

王逸章句的錯誤，將楚辭的面目蒙蔽了二千多年。加以漢儒「忠君愛國」之說，在專制政治的時代，又配合一般儒者的心理，於是離譏忠諫之說遂成爲歷來解說楚辭的原則。「因此楚辭的注解雖無慮數十百家，」但是誰也「不能貫

通其文義！——語見廖平楚辭講義）

現在我們試把王逸章句中的錯誤，逐條舉出，再加以辨別、證明：

王逸章句敍：「至於孝武帝，恢廓道訓，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，則大義粲然。後世雄俊，莫不瞻慕。舒肆妙慮，續述其詞。逮至劉向，典校經書，分爲十六卷。孝章卽位，深弘道藝，而班固賈逵，復以所見，改易前疑，各作離騷經章句。其餘十五卷，闕而不說。又以壯爲狀，義多乖異，事不要括。」這段話有兩個漏洞：

（一）卽如王逸所說，武帝時「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，則大義粲然。」但據前漢書淮南王安傳云：「使爲離騷傳，且受詔，日入已上。」未聞作章句。下文又說：「孝章卽位，深弘道藝，而班固賈逵，復以所見，改易前疑。」這裏所謂「改易前疑」，究竟所改易的是什麼呢？所見的又是什麼呢？王逸却沒有說明。倘如劉安曾作離騷經章句，既已「大義粲然」，則班固賈逵等，何以尙須改易「前疑」？這是第一個可疑之處。我以為楚辭的面目，所以被漢儒蒙蔽在傳記序文一類的黑幕中，這一段話裏面就含著一個極大的疑問。

（二）又王逸敍云：「班固賈逵，復以所見，改易前疑，各作離騷經章句。」按後漢書班固傳：「年九歲能屬文，誦詩賦；及長，遂博貫載籍，九流百家之言，無不窮究，所學無常師，不爲章句，舉大義而已。」又按後漢書賈逵傳亦云：「但舉大義，不爲章句。」本傳中皆明說不爲章句，而漢志及隋書經籍志亦無班固賈逵曾作離騷經章句的記載，故王逸敍中所說，顯然是沒有根據的。

其次，我疑心王逸所謂：「逮至劉向，典校經書，分爲十六卷。」也未見得可靠。一則按照現存的王逸章句本校對，其中一共收十七篇，最後一篇九思是王逸的作品。第十三九歎爲劉向的作品，顯然劉向典校本與十六卷的篇目亦不符。再則

靈公武郡齋讀書志亦云：「命之爲集，蓋其原起於東京。」則楚辭的命名當源起於東漢時。劉向在西漢未已死，因疑楚辭的彙集成書，亦未必出於劉向之手。因此王逸的話顯有不符——但這一層，亦可從另一方面解釋：在劉向的說苑和新序中，都曾提起過「屈原」，似劉向亦有哀集楚辭的可能，也許劉向所集的「楚辭」，至向子欲校書內閣時，加以整理才流傳出來，而且說不定還經過他的改易。

王逸又說：「屈原」履忠被譖，憂悲愁思，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。上以諷諫，下以自慰。遭時暗亂，不見省納。不勝憤懣，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。」推王逸之意，則離騷一篇，原是屈原早年的創作，意在諫上；及諷諫無功，然後復作九歌以下二十五篇。但以此排比次序，亦殊有可疑。即依王逸的系統而論，將離騷列前，九章列後，那末懷沙之後，不應再思美人、橘頌之前，亦不應先惜往日。總之，王逸章句的顛倒錯亂，不但肆逞臆斷，簡直是將楚辭的本來面目也抹殺了。

楚辭的意義和起原，已說明後，便可進一層去檢討楚辭傳說的發生了。

（註一）傳言「宣帝時，徵能爲楚辭……太子喜褒所作甘泉賦，「可見甘泉賦亦楚辭。又太平御覽皇親部孝明馬皇后：「誦易經，習詩，論春秋，略記大義，讀楚辭尤善，賦頌疾其浮華。」義同。

（註二）漢書禮樂志：「高祖樂楚聲，故房中樂楚聲也。」續文獻通考：「漢樂府諸曲，多楚詞體也。自是雖有五言，去三百篇遠矣。」

二 楚辭傳說的檢討

其次，要說有關「楚辭」的傳說，究竟發生在什麼時期？

從戰國末年到漢代，凡是這時期中的文獻裏面，既沒有關於「楚辭」的傳說，也沒有提到離騷或九歌等篇的記載。
(註三)至於招魂九辯以下幾篇，尤都是漢人所作。要到東漢時，發現劉向新序和他所集的「楚辭」，又發現史記屈原列傳，於是傳說中的「楚辭」的作者與作品，方才有了系統的連貫。

現在將前漢時關於楚辭的重要著作，列舉如下；試看牠是否是偽作？

〔一〕賈誼：弔屈原賦。（最早見於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及前漢書本傳）

惜誓。（最早見於王逸楚辭章句）

按上列兩篇，句語間雷同與模擬之處甚多。例如：

「所貴聖人之神德兮，遠濁世而自藏；

使麒麟可係而羈兮，豈云異夫牛羊？」（弔屈原賦與惜誓中同有此四句）

「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，乃集大皇之野；

循四極而回周兮，見盛德而後下。」（惜誓）

「鳳凰翔於千仞兮，覽德輝而下之；

見細德之險微兮，遙增翮而去之。」（弔屈原賦）

「神龍失水而陸居兮，爲螻蟻之所裁。」（惜誓）

「橫江潭之鰥鯨兮，固將制於螻蟻。」（弔屈原賦）

「鳳縹緲其高逝兮，」（弔屈原賦）

「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，」（惜誓）

兩篇中既有全同或雷同的地方，而且又都用「已矣哉！」「諄語」收尾，則其中必有一篇是蹈襲的擬作無疑。

先說惜誓。

王逸序楚辭章句時，對於惜誓的作者不確定是誰。祇說：「或曰賈誼，」但又說：「疑不能明。」今按惜誓首句：

「惜余年老而日衰兮，歲忽忽而不返！」

我們看這兩句，作者決不像是早死的賈誼。倘如是賈誼作的，他不到三十二歲便死了，必不會說「惜余年老而日衰」的話。再則，「惜誓」一名以及通篇的文意，與所謂「屈原」的事迹亦毫不相關。（註四）這篇或許是西漢末年人的偽託，決不是賈誼作的。

惜誓既非賈誼所作，那末弔屈原賦是不是賈誼的作品呢？現在我們斷定牠也不是賈誼作的，理由有三：

（1）弔屈原賦最早見於史記屈原賈生列傳。屈傳的真偽既有疑問（詳後）這篇的傳說作期也就難以置信了。據釋文：劉向所集楚辭的範圍，和王逸楚辭章句，既收惜誓及散文體的卜居漁父等篇，何以楚辭體的弔屈原賦反而沒有？若西漢時已有弔屈原賦，王逸必不致於遺漏。

（2）按弔屈原賦首段云：「仄聞屈原兮，自湛汨羅。造託湘流兮，敬弔先生。」及「序說」云：「屈原楚賢臣也。被讒放逐，作

離騷賦。但依據離騷本文可證明了作者並非被讒放逐，亦未投水而死。（詳後）「屈原」投水而死的傳說，在武帝時還沒有發生；最早說「屈原」投水的，亦當出於宣帝時劉向之口。（見新序說苑和九嘆。）因此我們推斷弔屈原賦產生的時代，必不在西漢時代。一則，弔屈原賦與惜誓如同出一人，當不致重複雷同如此；二則，屈原如確爲賈誼的作品，則王逸於輯集楚辭時，當不致「疑不能明」，或即收入他的「楚辭」。至於史記中有這篇文章，大約是後人因襲惜誓的原文，和「屈原」傳說糅合的結果。

(3)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及陳涉世家，都採取賈誼過秦論原文；過秦論見於賈誼新書首篇，而新書中並不見「屈原」故事，但於懷王入秦一則却敘述特詳。這豈不是東漢以前尚無「屈原」傳說的明證嗎？賈誼的弔屈原賦，必定是跟著史記屈原原列傳同時發現的。（註五）

二 淮南小山 招隱士

按王逸章句云：「招隱士者，淮南小山之作也。」又云：「小山之徒，閔傷屈原，雖身沈沒，名德顯聞，與隱處山林，也不能拉在一起。況招隱士末句云：「王孫兮歸來，山中兮不可以久留」豈是對已死者所說的。其實招隱士的作者，或者便是「爲招募方伎怪迂之人，述神仙黃白之事」（風俗通說淮南王劉安事）的方士之流，本來與「屈原」沒有關係。經過劉向王逸的附會以後，招隱士才也變爲招「屈原」的作品了。

三 東方朔 七諫

王逸楚辭章句：「七諫者，東方朔之所作也。」按前漢書東方朔傳：

「朔之文辭，此二篇最善。」（按指答客難及非有先生論，非七諫）其餘有封泰山，責和氏璧，及皇太子生，襍屏風殿上柏柱，平樂觀獵賦，八言七言上下，從公孫弘借車，凡劉向所錄朔書，具是矣。世所傳他事，皆非也。」（晉灼注云：「八言七言詩，各有上下篇。」按上下文，八言七言，恐即指獵賦所作。王先謙補注云：「沈欽韓，楚辭章句有東方朔七諫，疑即八言七言，不然，不應遺於劉向也。」按七諫內容與體制，均與七言八言詩不同。）

漢書說明劉向所錄朔書只有以上幾篇，此外都不是他的。但這幾篇之中，却無七諫篇名。漢書藝文志亦不見東方朔賦；可能七諫一篇乃出於東漢人僞託，亦未可知。總之，七諫必非東方朔的原作無疑。（釋文中列七諫爲十二，必爲後人所竄。沈欽韓，漢書疏證以爲七諫即傳中所載：「八言七言」，但本傳凡朔作皆標明篇目，何以對於七諫一篇獨說七言八言。況七諫中不盡七言八言之句，故沈說未能確立。或有以爲七諫中有「悲楚人之和氏兮，獻寶玉以爲石」兩句，即本傳所云責和氏璧一文，但按七諫內容，與此題不合，漢書中亦未有七諫之名。）

〔四〕王褒 九懷

王逸楚辭章句：「九懷者，諫議大夫王褒之作也。」按前漢書王褒傳：

「宣帝時……徵能爲楚辭。九江被公，召見誦讀。益召高材，劉向，張子僑，華龍柳，褒等待詔金馬門。」

又按前漢書劉向傳亦云：

「與王褒，張子僑等並進對，獻賦頌凡數十篇。」

王褒的時代適和劉向同時。據漢書藝文志載，王褒有賦十六篇；而九懷則最初見於劉向所集。（列楚辭第十一）那時「屈原」的傳說剛才萌芽，除掉劉向的新序和說苑以外，這兩篇（即九嘆與九懷）都有「屈原」沈淵的話。劉向的